

# 晚清民间京剧伶人入宫演戏始末

岳 微

(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民间京剧伶人是晚清宫廷戏曲舞台上的表演核心,“民籍教习”的身份,“常住宫外又得以出入宫廷”的特殊“承差”方式,使得他们在提升宫内戏曲演出水平的同时,亦在民间与宫廷之间建立起一座无形的艺术交流之桥。京剧伶人从咸丰年间开始在宫内“崭露头角”,经同治年间的“偃旗息鼓”,至光绪年间与昇平署“内学”、“本家班”(“普天同庆班”)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逐步成为宫廷戏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书写、见证了京剧在晚清宫廷发展的辉煌历史。

**关键词:**昇平署;承差;民籍学生(教习);内学;本家班

**中图分类号:**J6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15)05-0010-04

清代宫廷挑选优秀民间伶人入宫演戏承应,早在康熙、乾隆朝即已开始。那时民间艺人多是来自苏州、扬州等江南地区的“昆曲”艺人,在京统归于“南府”与“景山”两处管理居住,在清宫档案中被习称“外学”。道光年间,生性节俭的道光皇帝,大幅缩减宫廷开支,于道光七年,将宫廷演戏、奏乐结构由“南府”改为“昇平署”,悉数裁退“外学”,民间伶人进而暂别内廷的戏曲舞台。直至咸丰年间,此状况才再度打破。“京剧”开始走上宫廷戏曲舞台,发展至“光绪年间”并最终取代“昆曲”的“霸主地位”。随之,被称为“民籍学生”或“民籍教习”京剧伶人也渐入宫廷,并逐步在人数和地位上,渐超宫内的昆曲伶人,成为晚清宫廷“外学”的核心。

## 一、咸丰年间——崭露头角

咸丰帝是道光帝的第四子,庙号“文宗”。1851年19岁时正式即位。在位11年,资质、能力本就平庸的他,面对咸丰二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瑛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的接连打击,心力憔悴。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大清王朝经济与国力的日趋衰微,社会矛盾的愈演愈烈

等残酷现实和压力,逐步将咸丰帝最初的理想与报复消耗殆尽,渐已显现出力不从心、意志消沉之状。疲于国事,逃避现实的咸丰帝即整日沉迷于声色,将“看戏”纳入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咸丰元年四月十八日道光帝释服期满,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升遐离世的前两日,紫禁城和避暑山庄中的戏曲锣鼓就从未停息,即便是在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进驻北京,火烧圆明园,百姓惨遭虐杀和凌辱的国难之时,携宫眷被迫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帝,仍不忍放弃看戏的爱好。

咸丰十年恩赏日记档载:“八月初八日万岁爷驾幸热河,十一月初一日安福奉旨着昇平署三拨至热河。”<sup>①</sup>

“至此,从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热河避暑山庄内的第一次承应戏,至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咸丰朝的最后一次承应戏,仅7个月的时间内,昇平署共演戏320余场。”<sup>②</sup>足见咸丰帝看戏的频率及热度。

不仅如此,为满足自己的声色之娱,咸丰帝更是一改父亲道光帝崇尚节俭的风格,打破前朝撤销外学的旧规,于咸丰十年三月重新传召民间戏班、伶人入宫承差。但此时被召入宫的伶人已与道光朝之前

<sup>①</sup>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卷四第10页,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sup>②</sup>朱家溆统计,可参见《乱弹戏在宫中的发展史料》,《故宫退食录》第573-580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的“外学”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们不再是由江南一带挑选的昆曲艺人,而是经由昇平署总管、首领太监在京城皮黄(京剧形成初期的称谓)戏班中挑选出的京剧名角。昇平署原有“内学”与新进“外学”,成为咸丰末年宫中戏曲演员的主体<sup>①</sup>。

据宫中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一日“恩赏日记档”<sup>②</sup>记载并整理,宫内先后共召进“外学”43人,其中专唱皮黄者10人,专唱昆曲者19人,昆兼乱者4人,随手及筋斗人10人,分别占总数的23.3%、44.1%、9.3%、23.3%。虽然此时期被选入宫的京剧(乱弹)伶人,仅占“外学”总人数23.3%,比昆曲伶人少了近20.8个百分点,但并未动摇昆曲艺人在宫廷戏曲舞台的主体地位,但咸丰年间确是民间皮黄艺人人宫献艺的正式开端,自此也拉开了京剧及京剧伶人在宫中演戏史上的争霸历程。

## 二、同治年间——偃旗息鼓

虽然钟情于皮黄戏的咸丰帝顺利地让京剧走入了宫廷,还先后召入10名专唱乱弹戏的民籍学生,但咸丰帝并未能看到未来京剧在宫内的红火景象。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31岁的咸丰帝带着一生的屈辱与苦楚离开人世,下令立慈禧所生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亲点了八位顾命大臣,将大清国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年仅六岁的同治帝。同治元年至二年咸丰皇帝释服期间,宫中的戏曲活动就基本停滞,并于同治二年裁退了咸丰时期入宫的全部外学。传召京剧伶人人宫演戏的历史也在昙花一现之后,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即便是在同治皇帝大婚之时,此例也未曾打破。

## 三、光绪年间——三分天下

同治十三年(1874),19岁的同治帝因身染天花

一命归天,年仅4岁的醇亲王、慈禧胞妹之子载湫入宫继位,庙号“德宗”,年号“光绪”。光绪帝自小勤奋好学,怀揣富国强兵的理想和抱负。他16岁亲政,但与其说享国34年,不如说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淫威下作了34年的傀儡皇帝,整个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实质却是一直以“皇太后”粉饰自身的慈禧。而光绪年间宫内繁盛的戏曲活动亦是为满足太后老佛爷的一人之好,大行奢靡、铺张之势。

光绪初年至光绪三年,依照旧制为同治皇帝释服之期,宫中一切年节、万寿、典礼所需戏曲承应均予禁止。

光绪三年二月释服期将满,昇平署总管白兴泰上奏,请旨照例恢复宫中演戏,未果。光绪五年二月,继任总管边得奎再次请旨,依然未得明确指示,直至该年六月二十五日的祭祀台神之日,宫中演戏事宜才正式恢复。总管边得奎亦早在几日之前即六月二十日,获准挑选9名民籍随手入宫,宫中“照例赏给此九名民籍随手每月钱粮银二两,白米十石,公费制钱一串”。<sup>③</sup>

光绪七年三月十一日慈安皇太后的突然辞世,对于一直渴望独揽大权的慈禧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但释服期未滿,慈禧就早已按耐不住心中蓄积已久的不满与无限膨胀的欲望,巧借昇平署总管边得奎之手,提前“开禁”。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总管边得奎上奏:“奴才再四思维,所当差使事实欠缺教习。奴才恐以后差使迟误,叩求恩赏民籍十名角教习、场面等人二十九名,奴才不敢自专,请旨教导,如蒙允准,请交内务府大臣办理。谨此奏请。”<sup>④</sup>

<sup>①</sup>昇平署是清代管理内廷演戏、奏乐事务的专署机构,前身为康熙时期建立的“南府”、“景山”,历经数次设立、裁减、改制,道光七年更名为“昇平署”。除在“南府”原址建立的昇平署本署之外,还另在圆明园、热河行宫等处设有行署,组建之初即“明确由内务府管辖”。下设机构5处,分别为“昇平署(总管)”、“内学”、“中和乐”、“钱粮处”及“档案房”,其中以昇平署、内学两处为主体,钱粮处、档案房为附属机构,专管宫中用乐之事的“中和乐”地位则更要次之。“内学”是昇平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负责署内太监伶人的培训与管理。“内学”(太监伶人)入宫大致经由“礼部咨送或自行投充”两大途径,二者均由掌仪司、会计司两处负责承办。除此,各王府亦会向宫中推荐伶人。入宫太监的年龄多控制在二十岁以下,并以年幼为尚,年纪稍长者通常会被派往各王府当差。入宫后的“内学”先要经由档案房记档备案,详细登载内学的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用以日后查阅和发放俸禄、钱粮。归档后,入选伶人会根据个人资质被派往昇平署各处当差,择适宜学戏者,入“内学”;着爱好管弦者并入“中和乐”。经由二处拨回之人,再酌情另行派往钱粮处及档案房。“外学”主要被召入宫演戏、奏乐的民间艺人。乾隆时期,都为江南地区的昆曲艺人,一切生活所需之物,均由宫中负责置办。而咸丰朝及其之后入选伶人,均是经由昇平署总管、首领太监在京城皮黄(京剧形成初期的称谓)戏班中挑选出的京剧名角,不再由宫廷统一管理,而是日常均居住在自己家中,宫中传召时再按时、按地入宫承差,设有传召时则可继续在民间茶楼、戏园中唱戏,出席各类堂会演出等,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和交往权。

<sup>②</sup>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列漫抄》,卷第3-4页,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sup>③</sup>光绪五年恩赏日记档。周明泰《清昇平署存档事列漫抄》,卷第6页,几礼居戏曲丛书第四种,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sup>④</sup>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第242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宫中开禁不久，慈禧为满足个人不断增长的看戏欲望，竟还在自己居住的长春宫内成立了一个由太监组成的御用戏班——“普天同庆班”。这一由180余名太监组成的二簧科班，并不属“昇平署”管辖，一切所需开支、钱粮均由长春宫发放，日常训练、排演、演出，自然也只遵从慈禧一人的意旨。班中人员以长春宫内的太监居多，夹以少数佛堂、膳房、南花园等处有一技之长的太监。这一时期的“普天同庆班”或称“本宫”、“本家班”与昇平署内学一起，成为宫中演戏人员的两大主体，这一太监科班也一直存活至清王朝结束。

光绪九年，为准备慈禧太后的五旬万寿，昇平署继咸丰十年后，再次传召民间伶人人宫承应，而此后的光绪年间几乎每年均有人数不等的“民籍教习”被选入宫。

从光绪九年四月初三日至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间，宫内招收“外学”情况统计看所列年限、伶人数目、伶人构成等参数的先后对比，伴随时间的推移，宫内招收昆曲、弋腔、梆子伶人的比重在逐年减小，而乱弹人数则逐年增多，发展至后期甚至出现乱弹伶人独享“民籍教习”名额的状况。笔者统计

此25年间，宫中共召人民籍教习104人，其中演唱乱弹56人，演唱昆曲者9人，昆乱不挡者3人，弋阳腔伶人2人，梆子伶人5人，各类随手、筋斗人29名。从人员配比来看，京剧伶人在“外学”总数中占有53.8%的比重，若加上昆乱不当者，这一比例则可升至56.7%，超过咸丰年间的23.3%近30.5个百分点。京剧伶人与昆曲伶人的比率已达到53.8%比8.7%，伯仲差距十分明显。可以说，至光绪中后期京剧伶人已在“外学”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京剧已成为光绪年间宫中戏曲舞台上备受推崇的戏剧剧种，并已逐步取代了昆曲在宫中的霸主地位。

此时期的“民籍教习”，无论在技艺水平还是拥有人数上<sup>①</sup>，都足以与昇平署内学和“普天同庆班”相媲美<sup>②</sup>，并已形成昇平署“内学”、“民籍教习”与“本家班”（“普天同庆班”）三分天下的格局。此时，为更加明确内学、外学与本家班的承应戏职责，内务府亦形成了相关的机制。

#### 四、宣统年间——寿终正寝

按正史计算，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即标志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结束，中国至此也告别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统”这一年号在匆匆伴随溥仪走完三年的“执政”生涯后，终被中华民国沉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满清皇室档案的记载却并未在此年结束，而是一直延续至宣统十六年（1924）。其原因在于，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末代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后，根据之前签署的《清室优待条件》的相关规定，溥仪等皇室成员可继续留居宫中，享受皇室待遇。此外，民国政府还允诺定期给予财政拨款每年400万两，以供皇室所需生活开支。因此，直至1924年11月4日溥仪被逐出宫，清朝皇室的身影才彻底消失在紫禁城中。在此期间，溥仪便在民国政府的“接济”之下，度过13年“小朝廷”内的皇室生活。宫中的戏曲活动亦随其延续至宣统十

<sup>①</sup>据现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仅存的一份光绪年间太监科班花名单显示，光绪年间本家班太监人数约180余人，而此时昇平署内学也有120人左右，因此，昇平署内学、外学及“本家班”在人数比例上较为均衡。

<sup>②</sup>从艺人技术而言，清代各朝被选入宫的民间伶人均要超出内学。二簧戏盛行宫中的光绪年间，被选入宫的京剧伶人，较之昆乱不当的“内学”和以唱二簧为主的“本家班”，优势则更加明显。也正是鉴于民间京剧伶人技艺的精湛和娴熟，宫中才不惜花大气力，以“民籍教习”的身份重新传召民间伶人人宫。而所谓的“教习”除需要承应日常的演出外，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教授宫中内学、“本家班”太监习艺，借以提高宫内戏曲演出的水平。因此，无论在在技艺上，还是人数上，民间教习均具“三分天下”的态势。

六年,才最终划上一个终止句号。

宣统朝依然承袭了前朝昇平署机构构成和人员编制,为内廷演出的需要,亦不断有“民籍伶人”被召入宫。

据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恩赏日记档载,宫中共有外学 130 人。从开列名单来看,这些“民籍教习”多为光绪末年昇平署中的“老人儿”,人员规模亦大致相同。

宣统三年后,偏安一时的“紫禁城”内,又先后于宣统七年(1915)六月敬懿皇太妃寿辰、宣统十四年十月(1922)溥仪大婚、宣统十五(1923)年八月太妃生辰,上演了三次大戏。其中宣统十五年八月漱芳斋内的一次承应戏,即是清代内廷京剧演戏史上的最后终结。此次演出于“辰正三刻五分(上午 8:50)开戏,亥正一刻五分(晚 10:20)戏毕。”<sup>①</sup>全程长达 13 个半小时,创造了清代历史上单天看戏时间最长的记录,亦是宫内有史以来“赏钱最高的一次演出”<sup>②</sup>。当时京剧剧坛的许多名角都以“民间教习”的身份参与了此次表演,其中亦包括杨小楼与梅兰芳。二人一同合演京剧《霸王别姬》,还先后与俞振亭、范保亭,姚玉芙、姜妙香合作上演了《双金钱豹》及昆曲《游园惊梦》等剧目。当天,杨、梅二人不仅凭借《霸王别姬》一剧单得赏银 1600 银圆,还创下了每人两出得 300 银圆的最高<sup>③</sup>打赏。关于此次入宫献艺的经历和感受,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

中写道:

(漱芳斋)“……这个台比外边戏馆旧式方台要大的多,我出场后,慢慢的迈几步,顺便看一看周围,只见北面五间正房有廊檐正中悬着红边贴金蓝地金字竖匾,‘漱芳斋’三个楷书,并排三个满文,堂屋中间隐约的看见三个老太太同做在一个小榻上,东间靠近窗户则身坐着一个戴眼睛的青年,一看便知这就是溥仪先生。我唱完‘梦回莺转……’一段,看见屋里缓缓的走出一个十几岁小姐气派的丽人,梳着两把头穿着大红刻丝氅衣,花盆底鞋。在这个局面里敢于随便走动看戏,这当然就是皇后婉容了。她看了一会儿又进屋,坐在西一间靠窗的地方。……院子空空落落并没有听戏的人,只是在东游廊拐角上,和东边的门罩子下以及南廊檐上站着些人。……西厢房窗户里由穿着官衣的,坐着看戏的,据说那是被‘赏’入坐听戏的。几个内务府大臣都在东门罩子两旁值班房休息听差……。”<sup>④</sup>

此段简短而生动的回忆,不仅为我们再现了清宫戏曲舞台终场戏的观戏面貌,亦多少映射出宫内庭院、戏台的豪华配置。此次演出过后,“看戏”这一清宫中最为重要的仪式、娱乐活动,便默默伴随大清皇室离宫的脚步,在几许悲凉与无奈中寿终正寝,以京剧伶人为代表的民籍教习,亦告别了清宫中往日的“辉煌”,成为清代内廷演戏史上永远的记忆。

(责任编辑:郑铁民)

①②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第 284 页,紫禁城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③仅杨小楼当天一人的赏银,就相当于当日昇平署所有总管、首领、太监赏银的总和。余叔言当日得赏银 200 元,俞振飞、尚小云等得 160 元,陈德林、王瑶卿等得 100 元,最低者仅有 20 元。详细情况可参见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第 285 页,紫禁城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④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三)第 219-220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年出版。